

我在泰国、柬埔寨
都曾遇到险状
关于这些事，

我在泰国、柬埔寨
都曾遇到险状
关于这些事，

②中共12月3中
全会上(7), 又主
点名批判
王昭章、魏京生、
齐罗基为资产阶级
自由派代表

在头脑中推倒了“私有制是万恶之源”的观念。你看，深圳特区印制 电话：26629539
一分利，二、三年，整个中国工农生活翻了身，告别了^{生活}物质匮乏的年代。政治上也
是一样，观念转变了，具体措施一到位，中国的政治生态立马变换。观念

变了。^{关于政治的大多数}（~~老胡~~）的大多数形成共识了，你不想变都不行。不是以这种方式实现转型，就是以另一种方式实行转型。形势逼人，任何人也挡不住的。

一位曾资助中国民运的商界人士说得非常实际。^{他讲}“我资助中国民运，是从现实考虑的。短期而言，任何政权，都需要有制衡，民运对执政当局，就是一种制衡。长期而言，民运无非有两种结局。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了，反对派可以以合法的身份^在本土^中活动，民运中必须成为一种合法的政力量。反之~~如果~~不^{进行}政治改革，那么，早晚会出现危机，那时民运必将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力量而收拾乱局。因此，民运的两种前途，都是光明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前途吗？没有了。也因此，我资助民运，是零风险的投资。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^{政治方面能主动促成}

孩子们，就我而言，我希望^{政治体制}改革的成功，那么，民运就可以象^{南非、台湾}当年的反对派那样，合法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。这样，对中国转型而言，代价较小。我不希望^{今天的转型}象^{利比亚、叙利亚}那样。那样的话，反对派也可以登上政治舞台，但，代价太大。

可以说，中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夜。中国民主潮流的发展，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我虽然作了一辈子^{默默}奉献，默默奉献的^{使命}，但，如今，形势的^{迅速}使我看到了中国民主的曙光。我们这一代人，能够看到中国民主的莫大幸。在这个伟大的工程中，个人的荣辱进退，是微不足道的。

一位中共官员曾与我辩论说：“你王雨亭不打算担任中国将来的总统吗？”我回答道：“你如此看台，也太低估了我王雨亭的^{理想}了。倘若真有那一天，民运上台了，我王雨亭的第一个选择，是作台上当局的反对派。因为中国没有容忍^{政治}反对派的^{传统}。民运上台而反对派仍反对，那么，我^{这个}反对派就不好下手了。只有^{政治}反对派与执政者合法地公开制衡与竞争，才^{真正}建立^起民主的^{制度}。”我还一再^再那位中共官员说：“中国大陆出现乱局，局部或全局的，当共产党人受到迫害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，^{第一个}站出来^要为共产党人^{人权}的，一定是我王雨亭。倘若有一天，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可来找我。我会^尽全力^来保护你^{的人权}……”

亲爱的孩子们，这就是我——你们的爸爸。很抱歉，^你们生在我家，作为父亲，我没能给你们提供^他物质上的富饶，但我，给你们提供了一份精神上的财富。

2月6号，是我^的生日。^{在我65岁生日之际，}仅以此文^送给你们——我的孩儿们，以帮助你们走进^{这个}危机的世界。

放眼今日中国，如果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的呼声，铺天盖地，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公民维权活动，风起云涌。这30多年，中国之春民主运动耕耘的结果，是体制内民主人内部发出的结果，也是共产党内开明人士改革自救的结果。

永远爱你们的 爸爸

王雨亭 2013.1.30
北江监狱，单身囚牢